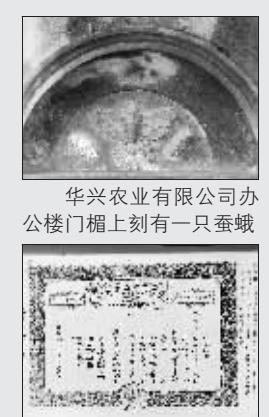


87年前，谁在板桥盖起



南京为何有个“广东村”



华兴村建筑所用青砖和当地民居不同

俞如斌 家住江宁谷里，他是一家工厂的厂长，因为工作的需要，时常往来于南京城和谷里镇之间。从南京城到谷里镇，雨花台区的板桥镇是必经之路。去年，俞如斌在经过板桥时，无意中发现——广东村被拆掉了。

在俞如斌的记忆里，广东村是个不简单的地方：一栋栋漂亮的别墅，铁丝网围起来的院墙，讲粤语的广东人，气势汹汹的狗叫声……当然，要是放在现在，这一切会显得非常正常，但那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的俞如斌只有十来岁，在他眼里，高墙大院的广东村别墅群虽然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他和邻居们甚至不敢走进这个村子一探究竟。

华兴村仅有的一处楼房是文保单位

出了活水堂，往东走了大约 500 米，一条刚刚修筑的宽阔马路横亘在记者眼前，在马路对面，一栋红瓦黄墙的西式楼房赫然出现在眼前，非常醒

要置业，首先得要有地方住，为了让回国的华侨有房子住，村子需要建造一批房。周起源说，很多人都以为华兴村的房子是华侨聘请了东南大学的建筑师来设计的，否则不可能设计得这么漂亮。但事实上这

周起源说，当时这里生产出一种叫“斗鸡牌”的蚕种远近闻名，是从日本引进的优良品种，抵抗病害能力强，蚕茧的厚度超过当时国内良种“浙江余杭种”，这种蚕种纸规定每张只有 28 层，有病毒的蚕种不超过百分之十，蚕的都要用镊子一一剔除，所以在国内的口碑非常好，深得养蚕农户的喜爱。

1937 年，华兴村的繁盛被拦腰斩断

1937 年的那个夏天，在华兴村侨民的记忆里，到处是离情别苦。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国民政府的军队正在试图阻挡日本人的进攻，然而，战败的噩耗陆续传

华兴村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是原来的公司办公楼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张荣 戎丹妍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赵杰

目。只是马路比楼房高，差不多第一层楼都被遮挡住了。楼房前的马路边还长了一大片藤蔓植物，透过藤蔓，依稀看到楼前竖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华兴农业公司办公楼旧址。再细看上面还写着这里是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心中疑惑：一个村子怎么会有关公司办公楼呢？而且还是文物！

走到楼房的一楼，大门外非常宏伟，外面有四根很粗的罗马式柱子，托承出二层一个外置的阳台，拱形大房的上方雕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蝴蝶。大门两旁各有一扇窗户，也是一个教堂门口，大门上方刻着“板桥活水堂”五个大字。他告诉记者，本来教堂周围一大圈都是广东村的房子，现在就只有教堂和周围少数几栋房屋还没有拆了。

记者推开半掩的大门走进去，看到门口的地板已经断裂，里面是中空的，跟民国时期的地板设置风格是一样的。那时的地板离地面差不多半米高，在上面先架一排木柱，地板就铺在木柱上，以防受潮。

楼房里面空空如也，而且里面的情况比外面要逊色多了，很多地方的墙面已经剥落，露出了里面的青砖，地板和门窗也都破败不堪。

一楼里面没有楼梯通往二楼，记者是开了一楼的门，从一个露天楼梯走上了二楼的阳台。但二楼的大门紧锁，两旁的窗户倒是开着，从窗户往里看，里面被隔成几个小房间，已看不出最初的样子来了。

这样一栋洋楼，当年究竟用来干什么的呢？华兴村是否跟这个叫华兴的公司有关呢？

上世纪 80 年代，华侨村的历史得见天日

在一本书《板桥文史》的书里，记者找到了有关华兴村的历史，写这本书的作者叫周起源。在板桥街道办事处，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

周起源今年 70 岁了，他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受命去调查南京侨乡——华兴村的历史，他是第一个去调查这个村子历史的人，也和华侨们觉得亲切。

周起源回忆道，当年他来到这里时，里面保存得还比较好，就在村口，有两个大水塘，水塘是用来养鱼的。走进村口，就有三排崭新的别墅式楼

华兴村仅有的一处楼房是文保单位

出了活水堂，往东走了大约 500 米，一条刚刚修筑的宽阔马路横亘在记者眼前，在马路对面，一栋红瓦黄墙的西式楼房赫然出现在眼前，非常醒

要置业，首先得要有地方住，为了让回国的华侨有房子住，村子需要建造一批房。周起源说，很多人都以为华兴村的房子是华侨聘请了东南大学的建筑师来设计的，否则不可能设计得这么漂亮。但事实上这

周起源说，当时这里生产出一种叫“斗鸡牌”的蚕种远近闻名，是从日本引进的优良品种，抵抗病害能力强，蚕茧的厚度超过当时国内良种“浙江余杭种”，这种蚕种纸规定每张只有 28 层，有病毒的蚕种不超过百分之十，蚕的都要用镊子一一剔除，所以在国内的口碑非常好，深得养蚕农户的喜爱。

1937 年，华兴村的繁盛被拦腰斩断

1937 年的那个夏天，在华兴村侨民的记忆里，到处是离情别苦。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国民政府的军队正在试图阻挡日本人的进攻，然而，战败的噩耗陆续传

华兴村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是原来的公司办公楼

华兴村的命运因为日本

里的房子是由其中一个发起人自己设计的，这个人叫李云龙，他是墨西哥华侨，本身是一名建筑师工程师，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些漂亮的仿欧美建筑就是经他手设计的。

华兴村共建设了 70 栋左右的房子，房子是按照投资的股份多少来修建的，每出资 1 股就可分到 5 分田的建房基地，所以房子有大有小。房子建好后，股东们纷纷将家人迁来定居和就业。而厂房则建在居民房的东边靠板桥河的地方，办公楼也建在这个附近，就是如今唯一保留下来的这栋楼房。

当初，这批华侨是什么时候来板桥镇的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南京的板桥镇呢？

爱国华侨为何相中板桥镇

周起源说，这一切都要从明清时期说起。当时，朝廷腐败，广东省台山、新会、开平等县地少人多，人们无法生存，纷纷被当成“猪仔”卖身，或者被迫背井离乡，到南北美洲、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一些国家讨生活。但华侨在外的生活困难，受人欺压，而政府失败，置之不理。于是，华侨李殷宏、邓仙石、李元平等人痛感振兴中华之迫切，联名号召全国华侨回国。这些人大都是祖籍广东的华侨和这些华侨的后裔，所以周围的村民又叫它广东村。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因为要建设开发，里面的住家就陆续拆迁了，等政府安排好新房子后，这个教堂也会搬走。

负责人还说，这个教堂并不是华兴村原来的教堂，而是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建的，教堂原址上原本建有一栋姓李的华侨的房子，在建这座教堂时被拆除了。据负责人回忆，原来这座华侨房子的大门就在如今活水堂大门所在位置。在如今教堂演讲台的位置有一口水井。老房子大概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整栋楼有点西洋风格，门口有罗马式圆柱走廊，大门也是拱形的，而且是两层的小洋楼。不过，在拆的时候，房子已经非常陈旧，很多地方都烂了。

负责人告诉记者，出了活水堂往东走，不远处还有一栋华兴村的老楼房，也是唯一一栋留下来的华兴村老建筑，那栋楼的建筑风格和梁姓华侨的老房子很接近。

周起源今年 70 岁了，他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受命去调查南京侨乡——华兴村的历史，他是第一个去调查这个村子历史的人。

周起源回忆道，当年他来到这里时，里面保存得还比较好，就在村口，有两个大水塘，水塘是用来养鱼的。走进村口，就有三排崭新的别墅式楼

华兴村仅有的一处楼房是文保单位

出了活水堂，往东走了大约 500 米，一条刚刚修筑的宽阔马路横亘在记者眼前，在马路对面，一栋红瓦黄墙的西式楼房赫然出现在眼前，非常醒

要置业，首先得要有地方住，为了让回国的华侨有房子住，村子需要建造一批房。周起源说，很多人都以为华兴村的房子是华侨聘请了东南大学的建筑师来设计的，否则不可能设计得这么漂亮。但事实上这

周起源说，当时这里生产出一种叫“斗鸡牌”的蚕种远近闻名，是从日本引进的优良品种，抵抗病害能力强，蚕茧的厚度超过当时国内良种“浙江余杭种”，这种蚕种纸规定每张只有 28 层，有病毒的蚕种不超过百分之十，蚕的都要用镊子一一剔除，所以在国内的口碑非常好，深得养蚕农户的喜爱。

1937 年，华兴村的繁盛被拦腰斩断

1937 年的那个夏天，在华兴村侨民的记忆里，到处是离情别苦。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国民政府的军队正在试图阻挡日本人的进攻，然而，战败的噩耗陆续传

华兴村的命运因为日本

西洋别墅群



华兴村公司办公楼内已破败不堪

所以华兴农业公司最有名的产品也就是植桑养蚕。这一点在这里的办公大楼上也有体现。

说到办公大楼，刚开始，我们都以为大楼门楣上雕刻的是一对翅膀的昆虫是蝴蝶，但是周起源在指给记者看时，说很多人都误解了。其实这个昆虫不是蝴蝶，而是蚕蛾，蚕蛾下面还有一颗圆点，这些是代表蚕蛾的蚕籽，而两边分别有两个蛹状的物体，那是蚕蛹。而以前的报道都把这个写成蝴蝶了，那是错误的说法。

用蚕来做门楣标志，可见华兴农业公司对他们事业是多么的热爱，并引以为豪。据记载，在 1926 年到 1936 年这十年间，华兴村每年春秋两季就收蚕茧 3 万张，销售到全国各地。每年约收到蚕茧 7500 担，兴盛一时。

除了经营桑蚕项目外，还有华侨负责养蜂场，每年纯收入几十担，另外还有人修办了养鸡场，还有人拦河养珍珠河蚌，也都非常发达，获利可观。

汪精卫曾资助过华兴村

由于收入丰厚，公司的一些股东还纷纷到南京城里购买地皮营造商业大楼出租，比如在游府西街、丹凤街、尖角营、湖南路、中央路、山西路等地，上面都刻有“华兴通衢”四个大字的牌楼，在华兴村村口竖立了写有“华兴农业有限公司”的牌楼。

另外，在离华兴村不远的一处小山坡上，当年李殷宏等爱国华侨们还在这里购买了一块墓地，用作给华兴村的村民办理身后事，当地人后来就把这座小山坡又叫做“广东山”。购买好后，还在公墓的东西南北四方都立了一块石质界碑，上面都刻有“界碑”二字，而另外在正对着华兴村的地方又立了一块更大的碑，上面刻有“华兴公司山庄界”7 个字。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石碑都不知去了哪里。

但在去年，周起源在板桥老街岳家坊采访时，意外发现了那块“华兴公司山庄界”的碑，上面字迹清晰，可惜断成了 3 块，这块界碑高 100 厘米，宽 38 厘米，厚 11 厘米。另外，有一块“地界”碑也被从一个池塘的淤泥中捞出来了。

华兴农业公司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吸引了政府前来参观视察。比如当时南京有两位市长刘纪文、马超俊曾来此视察，称赞为“华侨乃革命之母”的孙中山之子孙科也曾来此视察。

华兴村自建以来，就设立了华兴小学，位置就在华兴村，供华侨子女读书。先由后任校长的瞿家义、倪则刚、颜泽英，均为有名望有作为的人士，比如倪则刚，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工业厅厅长、安徽省委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之前，华兴小学的毕业生多数到南京城里读中学，然后入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深造。可是，日本侵华后，华兴小学被毁。现在，人回来了，学校却没有了，怎么办？

此时，板桥镇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生，利用家中未回侨属空房，开办一所私立“三山中学”。不仅华侨子女在此读书，其他板桥村民的孩子也可以就近上学。

家住板桥镇孙家村 91 岁的孙金花老太太如今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当时，我家儿子刚 12 岁，还没上过小学，一听说华兴村有了学校，赶紧就去报名了，人家就收了。”此时的华兴村，早已不是世外桃源，那道围墙成了摆设，低矮的狼犬早已没了踪影。华兴村后人和同龄的村民孩子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就在华侨们完全融入板桥村民的生活后，好景不长，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华兴村的许多侨民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及“文革”期间，华兴村经历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华兴村的部分居民陆续返回。再次回到华兴村，他们面对的是离破败的家园：桑田被毁，家园破败，最让他们痛彻心扉的是，蚕房已经彻底消失了。是可怕的日本军，扒了他们的蚕房？

“根据我父亲他们的回忆，其实蚕房是被附近的村民们扒掉的。”孙金花的后代黄卓宁却这样说。无缘无故，村民们为何会作出如此举动呢？

原来，华兴村侨民“跑反”后杳无音信，村民们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不知哪家哪户带个头，就把蚕房给拆了。之所以拆蚕房，是因为华侨村的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来自于国外，而同时期乡邻的屋子还都是茅草屋居多。拆了蚕房后，村民就拿着拆下来的青砖石瓦去加固自家的房子了。

华兴村的命运因为日本

63 年前，关易申来到华兴村定居，如今——

他讲一口广味南京话 是华兴村唯一老华侨

客居南京，他与弟妹远隔千里

记者找到了华兴侨联小组组长曾永田，他告诉记者，目前，华兴村有归侨、眷属、侨属 30 多家，分居、出嫁子女近 40 户，共有村民 200 余人。在他的陪同下，记者寻访到了目前华兴村唯一的老华侨关易申。

85 岁的关易申目前暂居在板桥镇宁谷路上的老居委会旁。老人的身体不错，讲一口广东味的南京话。

关易申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和两个弟弟居住在广东，另一个弟弟是商人，奔波于香港和马来西亚，居住在泰国。分居在异国他乡的兄妹靠电话联系，告知彼此近况。1995 年，兄妹四人在广东见了一面，至今 14 年，他们再无见面，“虽然很想念对方，但也没办法，见一次太难了。”现在，关易申要通过在广东的弟弟转达，才能知道泰国的弟弟情况。

这位 1925 年生于马来西亚，7 岁回广东开平，1940 年来华兴村不能幸免。日军在村中无恶不作。六七百亩的桑树林被砍伐精光，蚕种大料、蚕舍及华兴小学的房屋也被拆毁。后来日军在村中驻扎了一个警卫中队，强占华兴公司办公楼，作为掠夺附近凤凰山铁矿的基地；又强占村中六十多户人家住房，用以安置日本兵及其家属。日寇还在华兴村设立岗哨，对进出村民严加盘查、监视。侨眷马仁春一家从村头向日寇脱帽敬礼，被日寇辱骂、拳打脚踢；还有一位侨眷外出挖野菜回来后，被日寇打得鼻青脸肿，造成单目失明。

华兴村损失惨重，华兴公司也名存实亡。

抗战爆发后，华兴村的爱国志士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最典型的例子是侨眷李炳常，他在抗战初期经香港到新加坡，参加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1 年春，他响应陈先生号召，从缅甸回国，参加该总会组织的“归侨运输先锋队”，担任司机，在滇缅铁路上日夜运送抗日军火物资。

华兴村损毁惨重，华兴公司也名存实亡。

抗战爆发后，华兴村的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生，利用家中未回侨属空房，开办一所私立“三山中学”。不仅华侨子女在此读书，其他板桥村民的孩子也可以就近上学。

家住板桥镇孙家村 91 岁的孙金花老太太如今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当时，我家儿子刚 12 岁，还没上过小学，一听说华兴村有了学校，赶紧就去报名了，人家就收了。”此时的华兴村，早已不是世外桃源，那道围墙成了摆设，低矮的狼犬早已没了踪影。华兴村后人和同龄的村民孩子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就在华侨们完全融入板桥村民的生活后，好景不长，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华兴村的许多侨民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及“文革”期间，华兴村经历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华兴村的部分居民陆续返回。再次回到华兴村，他们面对的是离破败的家园：桑田被毁，家园破败，最让他们痛彻心扉的是，蚕房已经彻底消失了。是可怕的日本军，扒了他们的蚕房？

“根据我父亲他们的回忆，其实蚕房是被附近的村民们扒掉的。”孙金花的后代黄卓宁却这样说。无缘无故，村民们为何会作出如此举动呢？

原来，华兴村侨民“跑反”后杳无音信，村民们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不知哪家哪户带个头，就把蚕房给拆了。之所以拆蚕房，是因为华侨村的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来自于国外，而同时期乡邻的屋子还都是茅草屋居多。拆了蚕房后，村民就拿着拆下来的青砖石瓦去加固自家的房子了。

华兴村的命运因为日本

如今，距华兴村建村近九十年，还有多少侨民的后代仍然坚守在先人们开垦过的土地上？他们的近况又如何呢？华兴村没有了，他们的群居生活也将彻底被改变，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些变化呢？

<p